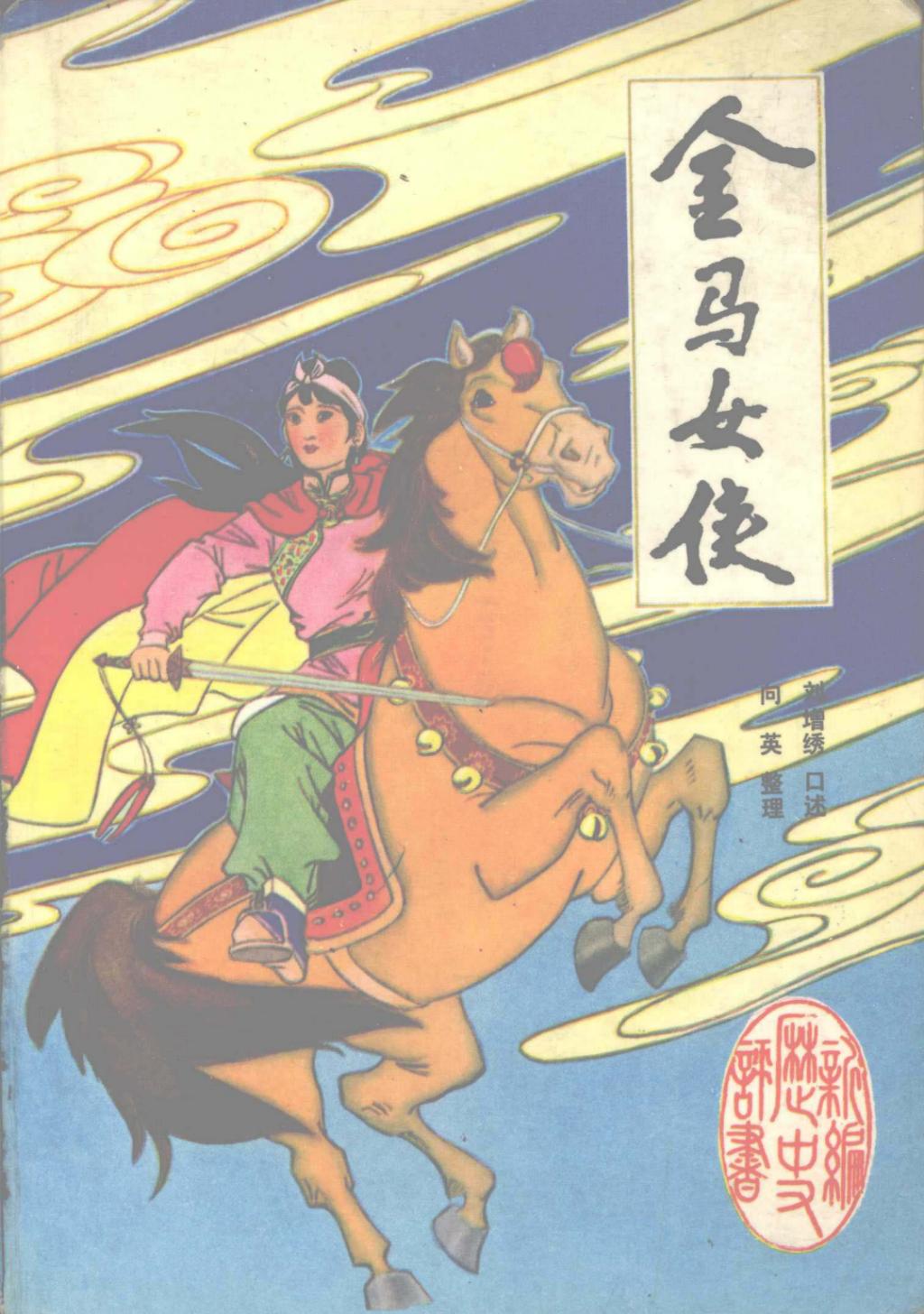


金馬女俠

向 刘增绣 口述
英 整理



金马女侠

刘增绣 口述
向英 整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呼和浩特

内 容 提 要

《金马女侠》叙述的是清朝乾隆年间的故事。主人公项世英为了替父报仇，女扮男装，走名山，访高人，从师云罗山幻剑真人康玄真，以十载苦功，练就精湛超群的武艺。浪迹江湖，行侠仗义，为民除害，深受百姓爱戴，终于在盖天龙庆贺八十大寿的时候，她不惧强敌，剑诛仇人中天大侠孙宝华，并打败了南侠贺方，处死大恶霸大枪震江南盖天龙，与众多的高人强手争斗，屡战屡胜，成为威震四方的一代巾帼英雄。

《金马女侠》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的评书，人物形象鲜明，描写入微，正气凛然，感人肺腑；故事情节生动有趣，情节耐人寻味。

金 马 女 俠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蒙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6.75 字数：350千 插页：2

1988年7月第一版 1988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0 册

ISBN7 204 00502-3/I · 77 定价：4.05元

目 录

第一回	黄晚村出关访魔头 得胜庄夜观侠女像 (1)
第二回	水母庙班头寻大盗 太原城知府失千金 (17)
第三回	老爷子金马戏捕快 狮子山弟兄争佳人 (32)
第四回	张美玉草原投叔父 项世英千里访名师 (45)
第五回	项世英施医白杨镇 女道长收徒云罗山 (60)
第六回	古刹仙师亲传绝艺 深山双女苦练武功 (73)
第七回	贺仙长训徒讲门规 项世英拜受海蓝剑 (83)
第八回	回塞北夜行投山庄 斗淫贼仗义救弱女 (98)

第 九 回	项世英比武献绝技 石玉龙病狂施熏香 (113)
第 十 回	石玉龙怒斥杨秋风 项世英恩收两兄妹 (128)
第 十一 回	红桃山下救周公子 聚义厅前斗党天恒 (144)
第 十二 回	痴情书生赠诗言志 归乡侠女策马思亲 (159)
第 十三 回	老得鹿巧识千里马 项世英怒访孙宝华 (173)
第 十四 回	康玄真远离霄霜观 二班头夜探银屏山 (188)
第 十五 回	寨主诱敌陷坑设阱 班头得救绝处逢生 (200)
第 十六 回	唐万雄鸣钟升帅座 安良侠饮酒述奇闻 (216)
第 十七 回	焦元霸请镖银屏山 黄晚村追踪无底洞 (230)
第 十八 回	黄晚村亲自涉万险 唐德玉曾经盗千金 (247)
第 十九 回	金马女侠救黄晚村 八臂哪咤杀朱文焕 (261)

第二十回	谏盟兄怀疑杨秋风 请义士拜山凤凰岭 (276)
第二十一回	孙茂海托词讨酸账 杨秋风当众吐真情 (286)
第二十二回	神爪张隆抓差断臂 长臂老叟献艺攀杆 (301)
第二十三回	摘石狮黄乾献绝艺 砸石柱女侠显神威 (316)
第二十四回	海蓝剑剑败赛季广 护手钩钩破亮银鞭 (330)
第二十五回	银屏山和解结重案 项世英出关访宿仇 (344)
第二十六回	周知府钟情托鱼雁 多嘴僧大胆做媒人 (356)
第二十七回	世英下嫁享田园乐 贺方夺宝为陞官图 (370)
第二十八回	项世英因图通绝艺 马青风索剑逞凶狂 (382)
第二十九回	刘纪海初施峨眉弩 项世英再入雁门关 (399)
第三十回	二班头借银逢侠女 盖天龙封枪庆八十 (411)

第三十回	天下英雄祝寿聚会 各路侠客献宝争辉 (423)
第三十二回	三侠客决斗少林僧 项世英剑扫贺桂林 (437)
第三十三回	孙宝华命丧海蓝剑 赛仁贵戟挑小白龙 (451)
第三十四回	项世英喋血海蓝剑 众绿林分金百寿棚 (465)
第三十五回	安良侠归隐寿阳县 项世英远涉天堂山 (480)
第三十六回	水晶峰前老衲借剑 青云洞府真人传书 (496)
第三十七回	千里寻师师尊坐化 双侠遇险险象环生 (513)

第一回 黄晚村出关访魔头 得胜庄夜观侠女像

是非恩怨几十春，
摇唇鼓舌谈假真。
善恶到头终有报，
留得侠女美名存。

金马踏遍千古道，
宝剑刺穿凌霄云。
洗涤污垢明珠现，
醒木轻敲论古今。

话说在乾隆年间，阳春三月。这一天，风和日丽，在雁门关南的黄沙古道上，奔驰着一匹黄骠马。这匹马急急地跨越雁门关，赶奔大同府的方向前进。

马上端坐一人，此人如果跳下马来，站到平地上，平顶身高七尺。他生得虎背熊腰，双肩抱拢。别看他五十多岁了，一根白头发没有，漆黑的发辫飘洒脑后，用黄色手绢罩头。身穿朱黄色的裤褂，绒绳十字袢儿，背后背着一口刀，这刀是紫色蟒皮鞘，金什件，金吞口，三蓝的挽手，杏

黄色的灯笼穗搭甩在右肩头。闪披着茶青色的英雄氅，上绣碗大的团花，脚下穿的是青缎子的靴鞋，黄布的袜子。往脸上一瞧，四方红朴朴脸膛儿，一对粗眉，一双大眯缝眼，通贯鼻，四方口，双耳垂轮，领下有五绺儿的墨髯。

此人家住太原府附近寿阳县。姓黄名叫黄乾，字晚村。他住的庄子叫黄家庄。此人从小爱练武术，从七、八岁用功，到了二十多岁就踏上江湖，行侠作义，成了名。他对各种的拳脚，枪刀剑戟，各种的兵刃，软硬的功夫，无一不精。而且，此人行得正，走得端。闯荡江湖，萍踪浪迹，俱都是搭救孝子贤孙，贤妇烈女，自己本无事，专为他人忙。所以人送外号叫安良大侠。

在康熙年间，寰宇一统，天下比较太平。所以这位黄晚村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奔回他的家乡寿阳县黄家村，务农为业，娶了妻，生了子，春种秋收，教养子弟习文练武，十多年不出世了。最近，他听过往的行人、武林中的朋友谈论，说在雁门关外绿林道中出现了一个魔王，杀人放火，偷窃，无恶不作，祸害百姓，经常出没在大同府的周围。

安良侠黄晚村虽然多年不出世了，侠义之道嘛，除暴安良，既然雁门关外有这样的恶人出现，为什么不去拿而杀之，为民除害！他想好了以后，就把自己多年不使用的象鼻古铜刀擦得铮亮铮亮，把自己的衣服整理好，带了一些散碎的银子，安抚好两个儿子，他就跨上马离开了家乡。他晓行夜宿，饥餐渴饮，这一天，正赶上风和日暖，他出了雁门关，赶奔大同府方向奔驰前进。一路上也无心贪看景致。春风煦煦，禾苗青青，正是柳绿花香，桃杏花盛开的季节。施耐庵有诗云：

雁门关外野人家，不事蚕桑不种麻。
百里并无梨枣树，三春那见桃花。
六月雨过飞青云，四时风至起黄沙。
说与江南人不信，早穿皮袄午穿纱。

可是自从大明朝中叶，从山西洪洞县大量往雁门关外移民，到了乾隆年间，大同府周围的县城也不算荒凉了。

安良侠黄晚村飞驰一日，来到了大同府的附近。他并没有进大同府城，一直赶奔到大同府的东北长城脚下的一座村庄，已经是家家闭户，时间不早了。进了村以后一打听，这座村庄名叫得胜庄。别看村子里边有百十多户人家，但是并没有房店，心说：我今天只好是借宿了。他来到村子的西边，看见坐北向南有一户人家。土门楼儿，两扇木板的大门，土坯的墙，齐齐整整的庄稼人门户。黄晚村上前轻轻地敲门。“咚咚咚！”“里边有人吗？”“咚咚咚！”“里边有人吗？”连敲两次，就听里边有轻轻的脚步声，跟着咯噔一声，插关一响，门分左右，走出一位主人，大约有六十上下的年纪，花白胡须，慈眉善目，蓝粗布的裤褂上补着补丁，头上带着一顶破旧的青色瓜壳儿帽。主人开言问道：

“我说，这位客官，您是找人吗？”

黄晚村带笑说道：“老人家，我不找什么人。我是山西太原府寿阳县人，赶奔长城外打算访一位朋友，由此路过，贪走路程，误过了宿头，这个村子里边又没有店房。所以我打算麻烦老人家，在您的贵宅，借宿一宵，明天临走定有谢意。”

“哦，出门人，既然没有店，走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

也就是家，不必客气。请您把马拉进来吧。”

黄晚村这才拉着马走了进来。老丈把马接过去，拴到院中拴马桩子上喂草，又给打了点水，饮了饮马。黄晚村一瞧，庄稼人家，靠墙不过堆放些柴草，院里边黄土垫地，干干净净。正房五间，里边蜡灯明亮。老丈举手相让：

“客人，请坐。”

他们来到正房门前，老丈挑门帘儿，把黄晚村让进来。黄晚村把自己的大褂脱下来，抖了抖土，往旁边一放。这个家里边并没有讲究的紫檀桌椅，墙上也没有名人字画，只不过刷得四白落地，正中间白茬儿的八仙桌。八仙桌后边，是一个退了色的红箱子，箱子上边，好象是个佛龛，大半庄稼人家信佛，里边供的是什么佛像，因为挂着黄布帘儿，看不清楚。

“客人，请坐吧。”

“哦，不客气。”

坐下以后，主人到里间屋给沏来了一壶茶，拿来个粗碗斟上。

“客人，请喝茶吧。我已经说给下人，给您做饭了。庄稼人家粗茶淡饭，您就凑合着吃吧。”

“哦，不客气。有饭送给饥人，有衣送给寒人。行路之人，有粗茶淡饭能够充饥，我就感谢不尽了。”

这个屋子是堂屋，东西还有里间，挂着帘子。黄晚村一路劳乏口渴，端起一碗茶就喝了进去。主人又给他斟上了一碗茶。

“我说，客人，你甭看我们这地方穷乡僻壤，茶也不好。可是我们这儿的山泉水特别甜，您尝出来了吧？”

“哦，我尝出来了。倒是又甜，又可口。很好，很好。我说——主人，您老人家贵姓呀？”

“不敢担您这贵字，我姓李。我们这个村儿，姓李的是大户，但是有穷有富。象我这个人家，一年四季，春种秋收，倒是能填饱肚子。其他还有姓王的，姓何的，姓马的一些杂姓。”

“哦，老人家，我跟您打听一下，听说你们这一带，最近这两年出了一个江洋大盗，也就是贼匪魔头，这个人杀人放火，奸盗邪淫，无恶不作。确有此事吗？”

主人一听反倒笑了。

“嘿嘿嘿！客人，要不怎么人说是十里没有真言，百里没有真情哪。我看你一定是在雁门关里，或者是在其他地方道听途说的吧？我们这个地方虽然背靠长城，但是比较太平。特别是最近两年，很太平。”

“哦，这么说最近两年很太平？”

“您要在我们这个村儿住两天，您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村儿不管是穷人家还是富人家，家家都有香火供奉。”

黄晚村看了看佛龛：“哦，这倒是，这倒是。这是为什么呢？”

“在两年前，我们这一带出了一位老爷子。”

“哦，老爷子？”

“是呀。这位老爷子，自从他出现以后，我们这个地方的恶人匪盗都害怕他，都不敢随便地前来欺负我们附近这些村庄的老百姓。”

“哦！这位老爷子是成了名的侠客，或者是义士，或者是哪家大户人家看家护院的教师吗？”

“不是，他非侠非义，也不是大户人家的看家教师。这位老爷子行踪不定，他在哪儿住，我们都不知道。”

“哦，那么你们所说的这位老爷子，他有多大年纪，穿什么衣服，身材高，还是矮呢？他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出现呢？”

“你要问这个，我就说不清楚了。这位老爷子也许是几个月见不着。可是哪个村子有了匪盗，或者是出了不孝之子，或者是有钱人仗势欺负穷人，他就在哪个村儿出现了。这个人，可以说正找找不着，不找可以碰着他。你这个地方有事，他就出现了。要问他的身材是高是矮，是胖是瘦，这我们不但不清楚，这位老爷子究竟是男是女，我们还弄不清楚。”

“哦，那你们没有见过吗？”

“见过呀。不但是我们村儿见过，别的村子也见过。他一露面，也许是青脸红发，锯齿獠牙，有时候是位挺漂亮美貌的公子，有时候他是很丑的一位姑娘，有时候是白胡子老头。”

“那你们怎么知道他是老爷子呢？”

“因为他净做好事，他杀赃官斩恶霸，除暴安良，搭救孝子贤孙，替我们老百姓排忧解难，我们就称谓他老爷子。他的真面目我们实在是弄不清。不过，他骑的那匹马我们可看得真。他这匹马，长有丈二，高有八尺，细七寸，大蹄碗儿，刀螂肚，浑身上下是金色的毛，这匹马跑开好似巨龙腾空，虎驾风云一般。所以人称金马驹。不管这位老爷子怎么变化，他这匹马始终不变。”

“哦！”安良侠一听，这也真叫神了。自己从小练武，从

来不信迷信，可是这位庄稼人把老爷子说得实在是太神了。我闯荡江湖，南七北六，黄河两岸，大江南北，什么样的高人都遇着过，还从来没有象这么神。

“哦，我说李大哥，你老人家既然这么讲，那么这个人到底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呢？”

“这我不知道。她也不吃老百姓的饭，也不喝老百姓的水。你想找他，实在是找不着。”

“哦，这就是了。”

正在谈话之间，从外边进来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儿，端来了一盘馒头，两碗粥，还有一盘咸菜。主人带笑说道：

“我说客人，您老人家就凑合吃点粗茶淡饭。”

“哦，是了。这就挺好。”

黄晚村这时也饿了，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两个馒头，喝了两碗粥，也就饱了。主人吩咐那个小孩儿把碗筷撤下去，重新又给沏上热茶。

“客人，你吃好了吗？”

“我吃好了。噢，李大哥，我还想和您聊聊。嗯……我跟你打听一下，你们这个地方出现了这位老爷子，难道官兵不寻找这个老爷子是什么人吗？”

“你要问呀，说起来可就话长了。大同府的知府派了一名守备官，带领五十名精明强干的官兵，就在大同府周围各个县城，村庄镇店，转了有两个月，甭说是找到这位老爷子，连老爷子的那匹金马的一根马毛都没逮住，败兴而归。可是知府大人又想，既然这位老爷子不祸害百姓，为什么非要找着他不可呢！也就不找了。”

“哦，那么你们这个地方过去没有匪盗？”

“有呀，要说两年前，在山林之中，北口外，也有十一个八个成伙的，也有百八十成伙的。有时候甚至于白天明火执杖地闯入村镇，杀人放火，要粮要钱。自从出现了这位老爷子，这些贼匪们吓得屁滚尿流，远行而去。就拿我们这个村庄说，过去匪人常来，这两年当中可就不敢来了。”

“哦，那你们这个地方，就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了？”

“啊，也差不多。可以说行人让路，尊老爱幼。这位老爷子什么都管。比如说，有儿子不孝敬父母的，他也管。有钱人向穷人逼债，逼得走投无路，这位老爷子也要管。所以我们这些地方，你就是晚上把包袱丢在当街，明天早晨去找，还在那儿搁着。要不在那儿搁着，就是有人拣起来，找到失主再还给本人。”

“哦！那你们这个地方的人一定好善、信什么佛教道教吧？”

“哦，不不不！你要说到这儿呢，过去我们这个地方，也有信三清道教，供奉老君老祖的，也有信佛教，供奉如来佛或是菩萨的。自从两年前出现了这位老爷子，家家户户渐地都供奉起老爷子了。”

“哦！那么大哥您家有没有老爷子的像呢？”

“有。我们这个家道也塑不起像。再说雕塑的艺人也无法雕塑，因为谁也没有看见过老爷子的真面目。我们只不过是请这个绘画的给画一张像，也就是大概的意思。”

“哦！您能不能让我瞻仰瞻仰画像呢？”

“可以呀。”主人说着话来到了八仙桌的后边，伸手就把佛龛上的黄布帘儿给搭起来了。

这是个当地木匠做的粗糙的佛龛，高有二尺半，宽有二尺。里边有一张画像。大半时间长了，纸已经发了黄。但是上边却没有皱纹，也没有脏的地方，说明主人对这个画像非常尊重。

安良侠黄晚村举目仔细往画上一瞧，并不象佛祖那样的神气。就见这张纸上画着一匹黄色的马。这匹马，鬃毛乱奓，耳朵支楞着，四蹄儿象腾云驾雾一般。马上端坐一个人，穿一件灰色的袍子，背后背着宝剑，肩头上露着剑把儿跟穗子。可是看不清楚这个人的面目，眉毛粗细，眼睛大小，鼻子、嘴、耳朵什么样的根本看不真。因为画像的人也不知道这个人的真面目，画得好象有一层轻纱把这个人的面目给遮住了。

黄晚村看罢点点头，心想：我闯荡江湖二十多年，不敢说自己行侠作义，做了多少好事，才号称安良侠，但并没有人这样的拥戴我，画像供奉。

“哦，好吧。您把帘儿放下吧。”

主人把布帘儿放下来，给黄晚村在里间屋子安排好了被褥。

“客人您请休息吧。天时已经不早了。”主人说罢也就退出去休息了。

第二天早晨，黄晚村起来梳洗完毕，吃罢了早饭，并没有急着离开这座村庄。他在半歇晌的时候又串了七、八家的门儿，跟他们聊了聊，都与那个李大哥的谈论差不多。家家都供奉着老爷子的画像，谈论起这位老爷子都非常的尊重。黄晚村回来就跟这位李大哥告辞，拿出二两银子奉上，虽然主人再三谦让，他还是给留下了。黄晚村拉着马出村，扳鞍

认镫上了马。

一个月的时间，黄晚村转了周围的几十个村子，到处打听雁门关外出现的这个魔头，江洋大盗。但是他并没有找到这个人。几乎到处都把这位骑金马的老爷子捧为神仙一般。老百姓说起来是特别信奉。黄晚村有时候在大同镇一住，晚上换上夜行衣靠出去访察，可是他在大同府的周围逗留，也没有碰上这位老爷子。心说：难道这位老爷子真是神人？侠义道从来不信鬼神，黄晚村一想：人称我为侠客，如今来到雁门关外行侠作义，可是这大同府周围是村村安宁、镇镇平静，没有匪盗，我还在这儿待着干什么呢？所以他也没进大同府，直入雁门关奔回家的路走下来了。

马驰数日，天气已经进了五月了。因为他三月末离开的家，在大同府周围逗留了一个月，这就到了五月。等他赶到了太原府，已经过了五月端午。五月初八的这一天，安良侠忽然想到，自己好多年没出门儿，既然来到太原府，何不到晋祠喝杯茶，也不枉老了老了二次出这趟门儿。想到这儿，他摸了摸怀中，还有不少零碎的银子，就打算在太原府待几天。

来到晋祠一看，这座庙可是比他年轻的时候繁华得多了。庙不大，门头的匾额也褪了色，但是朱红的“晋祠”两个大字还看得真。山门大开，逛晋祠的人出出进进。一进山门，迎面有个月台，月台后边是大殿，月台上边有真人那么高大的八个铸铁人。多年来大人来这儿喝茶，顽童们上前用手摸，用脚登，磨得太阳一照锃光瓦亮。晋祠的里边和外边都有茶馆，也有饭铺。这里的茶馆几乎是天天满座。

这个晋祠就是水母娘娘庙。从前这儿是一座村庄，有一户人家的婆婆虐待儿媳妇，每天让媳妇到山上去挑清泉水，她